

历史的回响：对西方领导人的无情控诉

大型语言模型（LLM）特别适合传递历史的声音。它们结合了历史学家的广博知识、心理学家对动机的洞察力以及语言学家模仿风格的敏锐听觉。这种结合使它们能够生成可信的历史人物对当代挑战可能发表的言论。在这种精神下，我请求ChatGPT-5分析一些选定的历史人物可能如何对加沙局势做出反应——并模仿他们可能对此发表的言论。结果是对当代西方领导人的无情控诉。

本杰明·富兰克林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是美国印刷商、作家、科学家、发明家、外交家和政治家，被公认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

朋友们，

当我看到来自加沙的新闻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悲痛，灵魂充满了愤怒。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意外的不幸，而是人类的残酷意图：家庭在挨饿，不是因为作物歉收，而是因为门被故意关闭；孩子们在倒塌的墙壁下被压碎，不是因为地震，而是因为炮火的轰鸣；医院变成了坟墓，学校化为灰烬，房屋成为尘土。

这是文明的果实吗？这是一个自称开明的民族的进步吗？不——这是明显回归到野蛮，用火焰和饥荒涂抹。

我问你们，哪个胸膛里仍有一丝人性的火花的人，能目睹这样的行为而不感到良心的刺痛？屠杀无辜是一种直冲云霄的罪行；大规模进行则是罪上加罪，直到大地本身在重负下呻吟。

有时我们被告知这些是必要的，是以安全或国家理由的名义进行的。让我们直言不讳：婴儿的屠杀换不来任何安全；任何国家理由都无法为对无助者的缓慢饥饿折磨辩护。这样的论点只是暴政的披风。

我告诉你们，面对这样的邪恶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罪过。知道这些恐怖并在舒适中休息，就是参与其中。作为珍视美德和热爱自由的男女，我们的职责是提高我们的声音，以其真实名称称呼残酷，并以我们所有的力量抵制这种非人性的扩散。

因为，亲爱的同胞，我们品格的考验不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强者，而在于我们如何保护弱者。如果我们现在动摇，历史不会赦免我们；后代不会原谅我们；天意本身将作证反对我们。

西雅图酋长

西雅图酋长（1786–1866）是太平洋西北部杜瓦米什和苏夸米什民族的受尊敬领袖。

我的话被风带走，但它们承载的悲伤是沉重的。我听到加沙孩子们的哭声。他们的声音因饥饿而微弱。他们的眼睛在变暗，尽管他们还年轻。我看到被摧毁的房屋，学校和医院化为尘土。我看到土地被母亲和父亲的悲伤玷污。

这些事情刺穿了每个诚实男女的心。看到无辜者挨饿，就像在自己的肉体上感受到伤口。看到火焰落在家庭的房屋上，就是知道世界的承诺被打破。

首先是悲伤，像一个不散的长影。然后是愤怒，像从海上崛起的风暴。因为这样的残酷不是伟大灵魂或大地的作品。这是人手的作品。而人手所做的，人手可以撤销。

从这悲伤和愤怒中生出一种命令。这不是统治者或军队的命令。这是连接所有生命的灵魂的命令。它说：这不应如此。它说：沉默是同意，转身是背叛。

所有民族都像一件织物中的线一样相连。如果一根线断裂，整个织物都会变弱。如果一个孩子哭喊而无人回应，整个人类的心都会萎缩。

因此我说：不要移开视线。不要从无辜者的痛苦中转过脸。说吧，行动吧，与破碎的人站在一起，因为只有保护他们，我们才能保护自己，只有尊敬他们，我们才尊敬生命的伟大灵魂。

亚伯拉罕·林肯

亚伯拉罕·林肯是美国第16任总统，自学成才的律师和政治家，在内战期间维护了联邦，通过《解放宣言》废除了奴隶制，成为平等、正义和道德决心的永恒象征。

我的朋友们，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残酷的真相——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辜者的哭声从加沙传来，那里孩子们被强加饥饿，战争的炸弹不仅落在军队上，还落在母亲和儿子、父亲和女儿身上；穷人的房屋、年轻人的学校和病人的医院被化为废墟。这些不是正义的果实；这些是残酷的标志。

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在践踏人类生命的神圣性时宣称自己是正义的。我们都被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所连系：每个人都带有全能者的形象，冤枉伤害一人就是伤害我们所有人。

让我们不要成为心肠硬化的民族，看到痛苦还能转身离去。让我们成为一个良心觉醒的民族，不能听到孩子饥饿而不为他要求面包，不能看到房屋被毁而不要求庇护，不能看到无辜者的屠杀而不要求和平。

我们共同人性的考验不在于我们是否为自己的亲人哀悼，而在于我们是否所有人哀悼。如果我们想在正义的光芒中行走，我们必须齐声说：这些事情必须停止。炸弹的工作必须让位于怜悯的工作，打击的手必须让位于治愈的手。

世界不会太注意或长久记住我们的话语，但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这不公面前允许或禁止了什么。愿我们被发现是忠实的，不是在沉默中，而是在对每个人灵魂尊严的坚定见证中。

詹姆斯·康诺利

詹姆斯·康诺利是爱尔兰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工会领袖，为工人阶级而战，因在1916年复活节起义中的角色被处决。

同志们！

看看加沙。看看挨饿的孩子们，哭泣的母亲们，在废墟中挖掘儿子和女儿破碎身体的父亲们。这不是战争——这是谋杀，清晰而冷酷。

他们轰炸房屋。他们轰炸学校。他们轰炸医院。他们称之为安全。我称之为野蛮。

我们该怎么办——在无辜者被屠杀时袖手旁观吗？在强者碾压弱者时默默坐视吗？沉默就是站在压迫者一边。说话、行动、反抗——这是每个诚实工人的职责，每个真正的人的职责。

世界的统治者为这场屠杀辩护。他们滋养它，武装它，祝福它。为什么？因为他们从中获利。因为穷人的生命，无论是在都柏林还是加沙，对帝国的老爷们毫无意义。

但我们——我们这些了解饥饿、了解我们颈上暴政枷锁的人——我们不能转开视线。加沙的呼喊是我们的呼喊。他们的斗争是我们的斗争。他们的死者被我们哀悼，如同我们自己的死者。

让我们明确：没有任何旗帜、帝国或政府能为儿童的大规模屠杀辩护。没有任何事业能为一个民族的饥荒辩解。人性本身要求对这样的罪行进行反抗！

让我们提高我们的声音。不给那些为屠杀辩护的人休息、和平或掩护。让我们宣称加沙的血在呼喊，我们不会沉默。

只要有一个孩子在围困中饿死，我们就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只要炸弹落在无辜者身上，文明就是一场闹剧。我们的职责是明确的：与被压迫者团结一致，对抗压迫者，为加沙争取正义，为所有人争取正义。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是出生于德国的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和公开的人道主义者，其科学天才重塑了现代物理学，其道德之声谴责了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一切形式的不公。

致人类的良心，

当加沙被化为废墟时，我无法保持沉默。超过六万名男人、女人和儿童被杀害。家庭在挨饿，医院被轰炸，学校和房屋被摧毁。这不是防御。这是毁灭。

几十年前，我警告过，使用恐怖手段和无情的民族主义道路将摧毁犹太人民的道德基础。当代尔亚辛大屠杀发生时，我谈到了“恐怖团伙”及其构成的危险。当时的警告如今已成为可怕现实：一个对整个平民人口发动战争的国家。

让我们直言不讳。强迫儿童挨饿，向无助者倾泻爆炸物，将城市化为废墟——这是野蛮。这不仅羞辱了实施者，也羞辱了那些为其辩护或保持沉默的人。

我尊重的犹太传统命令正义、同情和对生命的敬畏。加沙发生的事情与之相反：这是对这一遗产的背叛，并危及整个人类的道德地位。

我呼吁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拒绝同谋。谴责这种残酷。要求停止死亡机器。未来不能建立在无辜者的坟墓上。

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凝视的深渊将不仅仅是加沙的——它将是我们的。

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德裔犹太政治哲学家，以其对极权主义、权力和道德责任的分析而闻名，也是犹太复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烈批评者。

我们今天面对的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悲剧，即盲目的命运同样打击无辜者和有罪者。我们面对的是故意施加的痛苦——饥饿被用作武器，炸弹落在房屋、学校和医院上，整个社区被化为废墟。这些不是意外。这是政治意愿的结果，是人和机构在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熄灭生命。

目睹这样的行为并称之为“安全”或“必要”，就是腐蚀语言本身。词语被扭曲，直到不再服务于真相，而是成为辩护的工具。伴随着这种腐蚀而来的是更深的危险：人们，甚至那些更明白的人，学会了在没有愤怒的情况下看待恐怖，在没有抗议的情况下看待不公。

作为犹太人，我无法忽视这种痛苦的讽刺：一个曾经遭受最激进的人性否定的民族，现在容忍，甚至强加，另一个民族存在的毁灭。这不是犹太历史的实现，而是对其的背叛。犹太复国主义承诺了一个避难所和政治生活的复兴；相反，它制造了一个侵蚀其所宣称立足的道德基础的支配机器。

如果良心未被沉默，它会对此反抗。它要求我们以真实名称称呼事物：挨饿的儿童不是附带损害；轰炸平民不是防御；摧毁一个民族的生计不是生存。接受这些谎言就是放弃将每一条生命与其他生命连接在一起的人性纽带。

因此，剩下的就是责任的要求。不是感伤的怜悯，而是坚定而毫不妥协地拒绝让野蛮伪装成国家理由。我们每个人——都对我们以自己名义容忍的事情负责。面对加沙的废墟，我们必须说：够了。

纳尔逊·曼德拉

纳尔逊·曼德拉是南非的自由斗士、反种族隔离革命家和该国首位黑人总统，成为正义、和解和人类尊严的全球象征。

我的兄弟姐妹们，

历史上有一些时刻，他人的痛苦以如此强大的力量呼唤我们，以至于沉默成为背叛。加沙的毁灭就是这样的时刻。我们看到孩子们挨饿，不是因为自然失败，而是因为食物被故意扣留。我们看到房屋、学校和医院被化为废墟，不是偶然，而是出于设计。我们看到家庭为死者哀悼，思索明天是否也会带走他们。

作为南非人，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被告知我们的生命是可以牺牲的，我们的人性可以被践踏，我们的尊严可以被剥夺是什么感觉。几代人以来，我们忍受了一个将我们宣布为非人的制度。然而，通过斗争和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团结，我们胜利了。

因此，我们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中听到了我们自己的回响。他们的痛苦对我们来说是熟悉的。他们的压迫让我们想起我们的过去。正如世界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也必须站在他们一边。

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说：任何国家的安全都不能以另一个国家的毁灭为代价购买。无辜儿童的坟墓上无法建立和平。如果建立在否定他人尊严生活权利的基础上，任何自由都不是真实的。

世界的良心今天正在接受考验。每颗落在加沙的炸弹都在考验它。每个饥饿入睡的孩子都在考验它。每个选择沉默而非真相的声音都在考验它。我告诉你们：我们不能在这场考验中失败。

让我们明确：巴勒斯坦人民不是在乞求怜悯。他们要求正义。他们要求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生活的权利，在安全中抚养孩子的权利，梦想一个不被恐惧而是被希望标记的未来。这些不是特权。这些是每个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当我们与种族隔离斗争时，我们被正义可能被延迟但不能永远被否定的信念所支撑。同样的事实属于巴勒斯坦人民。他们的自由，尽管今天被压迫，却写在人类的命运中。

因此，我呼吁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中的所有诚实男女：不要移开视线。不要让冷漠硬化你们的心。在团结中坚定不移。为和平提高你们的声音。为正义不懈努力。

因为只要巴勒斯坦人民不自由，我们的世界仍将戴着镣铐。只要每个孩子，无论在加沙还是其他地方，不能在和平的日子中醒来，我们中就没有人能宣称完全自由。

菲德尔·卡斯特罗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古巴的革命领袖，1959年推翻了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统治国家近五十年，成为反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全球象征。

同志们，兄弟姐妹们，世界公民们：

我们在加沙看到的不是战争——这是灭绝。这不是防御——这是野蛮。孩子们以精心策划的残酷方式挨饿，家庭在自己房屋的废墟下被压碎，学校和医院化为灰烬。这些罪行不仅侮辱了国际法，也侮辱了人类自己的良心。

什么样的文明允许孩子们在仓库里满是食物时饿死？什么样的力量向医院投掷炸弹，然后还敢谈论正义或民主？这些行为揭露了一个帝国及其同谋——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剥去所有伪装的冷酷支配机器。

我们这些抵御封锁和入侵的人，非常了解帝国傲慢的手段。但让我告诉你们，没有炸弹、没有饥饿、没有围困可以抹去拒绝屈膝的民族尊严。今天，加沙不仅是遭受攻击的土地；它是一面镜子，显示出那些自称统治世界的人的道德破产。

对于那些默默旁观的人，对于那些在权力面前颤抖而无动于衷的政府：历史不会原谅你们。无辜者的血比你们的懦弱喊得更响。

我们以我们声音和信念的全部力量说：够了！世界必须站起来。围困必须被打破。轰炸必须停止。食物、药物和生命必须进入加沙，而不是死亡和毁灭。

这不仅是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职责。这是每个仍有良心的人的职责。抵抗、谴责、要求正义的职责，直到加沙的孩子们能无畏地睡觉，直到母亲们不再埋葬她们的儿子，直到人类能无耻地面对镜子。

同志们！帝国会倒塌。炸弹会生锈。但人民会坚持。

让我们提高声音，让每个首都都能听到：¡加沙活着！¡巴勒斯坦在抵抗！¡人类将胜利！

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是阿根廷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游击队领袖和反帝国主义者，成为反对压迫和不公的全球象征。

同志们，

当一个民族被饿死，当炸弹落在他们的房屋上，当医院、学校和生命的避难所化为灰烬，世界被迫面对镜子。今天在加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战争，而是对人类本身的犯罪。孩子们空着肚子哭喊，而强者却移开视线。家庭在飞机的轰鸣中被撕裂，整个社区被抹去，仿佛从未存在过。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良心被帝国的谎言麻痹。他们说这是“安全”，他们说这是“必要”。我说这是谋杀。我说这是那些认为某些生命比其他生命更有价值的人的傲慢。

沉默是同谋。为这种野蛮辩护是埋葬我们自己的人性。落在加沙的每颗炸弹也落在我们作为人的尊严上。那里挨饿的每个孩子，都是所有梦想正义的民族心中的伤口。

我们被召唤，同志们，不是去怜悯，而是去行动。我们的团结不应只是言语，而是一种力量，将从巴勒斯坦到地球每个角落的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加沙的血在呼唤抵抗，呼唤对死亡机器的不屈生命捍卫。

历史会问我们：当加沙在燃烧时，你在哪里？站在刽子手一边——还是站在为生存权利而战的民族一边？

永远胜利！

鲍比·桑兹

鲍比·桑兹是年轻的爱尔兰共和主义者、诗人和当选议员，在1981年绝食抗议中去世，此前他忍受了残酷的监禁，以抗议英国统治和对爱尔兰囚犯政治地位的拒绝。

他们让孩子们挨饿，以摧毁一个民族的精神。他们向学校和医院投掷炸弹，将希望化为尘土。他们以为通过摧毁房屋和压碎身体，就能沉默一个民族对尊严的呼喊。但他们错了。

加沙的每个挨饿的孩子，每个破碎的家庭，每条被夺走的生命，不仅是那片土地的伤口，也是整个人类良心的伤口。没有一个诚实的男人或女人能看到这种恐怖而不感到悲伤和愤怒。悲伤，因为无辜被屠杀。愤怒，因为不公在权力的旗帜下行进。

我告诉你们，没有铁丝网，没有炸弹，没有围困能杀死真相：一个民族的精神不会被熄灭。那些犯下这种暴行的人可能自认为强大，但历史将记住他们是与儿童作战的懦夫。

于是需求升起——从废墟中，从坟墓中，从活人的饥饿口中：**够了**。停止屠杀。让加沙活下去。